
帕提亚帝国创始人阿萨息斯的渊源

余太山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证明帕提亚帝国创始人阿萨息斯源自塞种部落之一——Gasiani。

关键词: 帕提亚 阿萨息斯 贵霜 巴克特里亚 塞人 大月氏

中图分类号: K3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20) 01—0001—11

DOI: 10.16363/j.cnki.xyyj.2020.01.001

帕提亚帝国的创始人阿萨息斯 (Arsaces, 前 247 ~ 前 217 年在位)^① 的渊源是伊朗学界深感兴趣的问题, 研究者代有其人, 但是迄今没有一致认可的结论。谨在此提出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

阿萨息斯其人的渊源, 主要见载于希腊和拉丁语文献。有关说法形形色色, 以下罗列其中最主要的几种, 大致以作者年代先后为序。

1. 诸说中以斯特拉波 (Strabo, 公元前 64/63 ~ 约公元 24/23 年) 《地理志》^② 年代最早, 且对阿萨息斯渊源的叙述最为明确, 历来最受学者重视。^③

阿萨息斯是斯基泰人, 他和一些 Däae 人 (即沿 Ochus 河游牧的 Aparnia 人) 一起入侵并征服了帕提亚。起初, 阿萨息斯的力量很弱, 他本人及其继承者不断与那些被他夺去土地的人作战, 但后来他们越来越强大, 总能通过战争成功占领邻近的土地, 终于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他们还占领了部分巴克特里亚, 迫使斯基泰人以及更早的欧克拉提德 (Eucratides 一世, 约公元前 285 ~ 前 239 年) 及其追随者屈服。现在, 他们统治的土地和部落如此之多, 其帝国之规模, 已堪与罗马人匹敌。究其原因, 其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中包含许多蛮族和斯基泰人的特性, 这有利于争霸和战争的成功。(11.9.2)

① Assar 2006.

② Jones 1916-36.

③ 例如: Debevoise 1938, p. 2; Frye 1962, pp. 50, 180.

斯特拉波接着还说:

不管怎样,有人说阿萨息斯来自斯基泰人,而另一些人说他是巴克特里亚人。阿萨息斯一旦摆脱狄奥多图斯(Diodotus I,约公元前250~前239年在位)及其追随者庞大的势力,便发动了帕提亚人的叛乱。(11.9.3)

斯特拉波两说似乎可以调和:阿萨息斯源自游牧的斯基泰人,具体而言是Ochus流域的Ap-arni人——Däae部落联盟之一分子,他们是从巴克特里亚西迁Ochus流域的。

2. 生活年代和斯特拉波十分接近的特罗古斯·庞培(Trogus Pompeius,公元前1世纪)著有《菲利普史》(*Historiae Philippicae*)。此书已佚,以下所引见于查士丁(Justinus,公元2世纪)的摘要。^①

同一时期,又有千城之州巴克特里亚的总督狄奥多图斯(Theodotus = Diodotus 一世)起义,自立为王。以他为榜样,所有东方人都叛离了马其顿人。阿萨息斯其人,来历不明、但勇猛无俦,应运而生。他以劫掠为生,得知塞琉古(Seleucus二世,公元前246~前225年在位)被亚洲高卢(Gaul)人战败,便不再惧怕这位国王,率群盗入侵帕提亚,击败并杀死守将Andragoras,统治了帕提亚。(41.4)

特罗古斯·庞培对阿萨息斯的渊源没有明言,但“来历不明”及其个性(“勇猛无俦”),加之“率群盗”入侵帕提亚云云,和斯特拉波的描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以劫掠为生”正是典型的游牧人生存方式。阿萨息斯入侵帕提亚是以狄奥多图斯为榜样,这和斯特拉波所说阿萨息斯是巴克特里亚人是一致的。

3. 阿里安(Flavius Arrian,约公元86/89~146/160年)所著《帕提亚人史》(*Parthica*或*History of the Parthians*)已佚,有关内容见佛提乌斯(Photius,公元9世纪)所著《文库集锦》(*Bibliotheca*或*Myriobiblon*,58)。^②

在《帕提亚人史》中,阿里安叙述了图拉真(Trajan)治期(98~117年)帕提亚和罗马之间的战争。他认为,帕提亚人之族源是斯基泰,长期以来一直在马其顿人治下,在波斯叛乱时起义(波斯人亦随之被征服)。原因如下:阿萨息斯和提里达特思(Tiridates)两兄弟,都是Phriapetes之子阿萨息斯之裔。两兄弟偕同五个同伙,杀了安条克(Antiochus二世Theos,公元前261~前246年在位)任命的帕提亚总督Pherecles(即Andragoras),以报复他对两兄弟之一的侮辱。他们赶走了马其顿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其势渐盛,足以与罗马人匹敌,有时甚至战胜了罗马人。(Bibliotheca 58)

佛提乌斯转述的阿里安《帕提亚人史》没有提到阿萨息斯和巴克特里亚的关系。但和斯特拉波一样,佛提乌斯转述的阿里安书也指阿萨息斯是斯基泰人。

4. 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25/330~391/400年)所著《罗马史》(*Roman History*)。^③

这个王国(帕提亚)曾经很小,由于我们常提到的原因,它曾有过若干名称,在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在巴比伦去世后,它因阿

① Watson 1853.

② Freese 1920, pp. 54-55.

③ Rolfe 1939.

萨息斯得名帕提亚。阿萨息斯出身不明，年轻时曾为土匪首领，但他逐渐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因表现杰出而声名鹊起。(23.6.2)

就阿萨息斯渊源而言，所述和特罗古斯·庞培如出一辙。

5. 佐西莫斯 (Zosimus, 生活于公元5世纪90年代至6世纪初) 著《罗马新史》(New History)。^①

腓力 (Philip 二世, 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 之子亚历山大及其在马其顿帝国的继承人去世、诸行省属于安条克 (Antiochus 二世) 统治期间, 帕提亚人阿萨息斯, 怒其弟提里达特思 (Teridates) 受伤害, 发动对安条克任命的总督的战争。最终, 帕提亚人赶走了马其顿人, 组成了自己的政府。(1.18.1)

其说仿佛脱胎于阿里安《帕提亚人史》。

6. 最后是辛斯勒 (Syncellus, 卒于810年之后) 的《拜占庭年代记》(A Byzantine Chronicle)。^②

在安条克 (Antiochos 二世) 治期, 自亚历山大时代起就臣服的波斯人起而反抗马其顿人和安条克的统治。其原因如下: (阿喀美尼朝) 波斯王 Artaxerxes (二世, 公元前404~前358年在位) 之裔, 阿萨息斯 (Arsakes = Arsaces) 及其弟提里达特思 (Teridates), 在马其顿人 Agathokles (即 Andragoras) 任波斯总督时, 为巴克特里亚的总督。据阿里安 (Arrian), Agathokles 迷恋两兄弟之一的提里达特思 (Teridates), 迫不及待地在这个年轻人设下圈套, 败露后被提里达特思及其兄阿萨息斯所杀。于是, 阿萨息斯成了波斯之王, 波斯王从此被称为 “Arsakidai”。阿萨息斯统治了两年就被害, 其兄弟提里达特思接替他统治了三十七年。(AM 5238)

辛斯勒所转述阿里安《帕提亚人史》之情节与佛提乌斯所转述者有较大出入, 而所述阿萨息斯兄弟曾为巴克特里亚总督, 以及两兄弟相继统治波斯云云, 与其他史料难以调和, 历来不被采信。盖阿萨息斯崛起之时, 巴克特里亚正在希腊人治下, 而阿萨息斯为波斯王之治期长达三十年。

今案, 此说虽无法落实, 却似乎可以呼应斯特拉波关于阿萨息斯一度 “一旦摆脱狄奥多图斯及其追随者庞大的势力, 他便发动了帕提亚人的叛乱” 的记载。这表明辛斯勒并非向壁虚构。很可能最初阿萨息斯和狄奥多图斯一样, 也曾是巴克特里亚的割据势力, 但实力不如狄奥多图斯, 因而不得不离开巴克特里亚另谋发展, 于是有帕提亚的叛乱。至于辛斯勒转述阿里安书关于 “阿萨息斯统治了两年就被害, 其兄弟提里达特思接替他统治了三十七年” 的记载, 其实也不难解释。因为兄终弟及本来就是游牧人的习惯。阿萨息斯去世后, 其弟接任, 顺理成章。提里达特思接任后, 自称 “Arsakidai”, 以至其真名不彰。

要之, 有关阿萨息斯渊源的各种记载, 貌似五花八门, 其实并无根本矛盾。若以斯特拉波的记载为基础, 阿萨息斯的渊源及早期经历可大致勾勒如下:

阿萨息斯源自斯基泰游牧部落联盟 Däae 之一分子——Ochus 流域的 Aparni 人。其人及其族曾居住在巴克特里亚, 在塞琉古王朝衰落后, 阿萨息斯以狄奥多图斯为榜样, 率其族人掀起叛

^① Ridley 1982.

^② Dindorf 1829, Vol. 1, p. 676 (= p. 359); Adler 2002, p. 412 (= p. 343).

旗，但其势不敌狄奥多图斯，在摆脱后者控制后，西迁 Ochus 流域，并从那里入侵帕提亚。

二

毫无疑问，若要进一步追溯阿萨息斯的渊源，不能不将注意力集中到斯基泰人之一——Däae，尤其是作为 Däae 人部落联盟一员的 Aparni 人。幸好，除上引记载外，斯特拉波曾说：

据说，Aparnian Däae 人 (Dahæ Parni) 是来自 Maeotis 湖畔的 Däae 人移民，后者被称为 Xandii 和 Parii。但也有人并不认为 Däae 人是生活在 Maeotis 附近的斯基泰人的一部分。(11.9.3)

据此，一般认为，Däae 是斯基泰人之一支，是一个由 Aparni、Xanthii 和 Parii 三者组成的部落联盟。这里说 Aparnian Däae 人来自 Maeotis 湖，和前引斯特拉波所说 Aparni 人乃“沿 Ochus 河游牧”者并不一致。斯特拉波本人显然也莫知适从，才加上一句“也有人并不认为 Däae 人是生活在 Maeotis 附近的斯基泰人的一部分”。今案，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盖不妨认为，Aparni 人既有沿 Ochus 河游牧者，亦有在 Maeotis 湖附近、与 Xandii 和 Parii 一起组成 Däae 部落联盟者。当然，两地之 Aparni 人相互往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阿萨息斯出自“沿 Ochus 河游牧的 Aparnia 人”，似乎并不是斯特拉波一人的主张，还见于斯特拉波所引 Apollodoros (约公元前 130 ~ 前 87 年) 的著作《帕提亚史》(Parthika)。

Ochus 河和 Oxus 河穿越 Hyrcania 进入大海。Ochus 还流经 Nesaea，但有人说 Ochus 河流入 Oxus 河。Aristobulus 断言，Oxus 河是他所见过的除印度河外亚洲最大的河流。他还说，它是能够通航的(他和 Eratosthenes 均取 Patrocles 说)，大量的印度货物经此河运到 Hyrcania 海，再从那里经 Cyrus 河运到 Albania，然后经过邻近地区运到黑海 (Euxine)。古代作家根本没有提到 Ochus，然而，《帕提亚》(Parthica) 一书的作者 Apollodoros 不断提到它的名字，这意味着它的流程非常接近帕提亚人居地。(Strabo, 11.7.3)

尽管因受斯特拉波征引的局限，我们难窥全豹，但从中不难发现阿萨息斯与 Ochus 河流域的渊源。另外，斯特拉波有一段话概述斯基泰人的形势：

大部分斯基泰人是所谓 Däae 人，据有里海沿岸，其东则有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其余虽各有名号，但皆被称为斯基泰人，多以游牧为生。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 Asii、Pasiani (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他们来自锡尔河 (Iaxartes) 彼岸，与 Sacae、索格底亚那相毗连、曾被 Sacae 人占领的地方。至于 Däae，其中一些被称为 Aparni、Xanthii 和 Pissuri。Aparni 去 Hyrcania 和与之相邻的海域最近，其余诸部甚至扩张到与 Aria 平延伸行的地区。(11.9.3)

联系以上所引斯特拉波各节，这一段话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在斯特拉波描述的时代，大部分斯基泰人是 Däae，他们占有里海沿岸。由此可见，里海东南的 Ochus 河流域本来就属于 Däae 人活动的范畴。游牧于 Ochus 河流域的 Aparni 也可能属于 Däae 部落联盟，斯特拉波说“也有人并不认为 Däae 人是生活在 Maeotis 附近的斯基泰人的一部分”，意指 Däae 部落联盟更可能游牧于里海沿岸。

2. 除 Däae 外，斯基泰人还包括的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两者位于 Däae 人以东。Mas-

sagetae 人和 Sacae 人既然也被称为斯基泰人，他们和 Däae 人应该有相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由于部落迁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不难想见。

3. 既然如前所述，阿萨息斯可能在 Ochus 河流域和亚速海之间迁徙往来，也就不能排除其在游牧于 Ochus 河流域或亚速海之前属于 Massagetae 人或 Sacae 人之一部。也就是说其人原来的居地更在 Ochus 河流域之东。

由于帕提亚王朝始祖阿萨息斯源自 Aparni，后人对这一部落的名称及其渊源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迄今莫衷一是。兹提出一个关于 Aparni 渊源的新假说。

1. Aparni 一作 Parni，也就是说 Aparni 可能是 Parni 之讹。^① 既然里海以东有以 Sacae 命名的斯基泰人，则不能排除 Parni 乃西迁 Sacae 一部之可能性。既然据斯特拉波，Sacae 包括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部，其中 Pasiani 一名可与 Parni 勘同，或者说“Parni”应是“Pasiani”之讹转。[n] 是舌音，而 [s] 为齿音，易讹。中国音韵学称为泥心邻纽，可转。

2. 早已有人指出“Pasiani”则系“Gasiani”之讹，盖希腊字母 Γ 易讹为 Π。^② 因此，阿萨息斯其实可能源自 Sacae 部落之一的 Gasiani。

3. 据斯特拉波，Gasiani 和其他三个 Sacae 部落一起跨过锡尔河南下，入侵巴克特里亚，灭亡了那里的希腊人王国，其时间大致是公元前 140 年。^③ 他们建立的政权（可能以塞种四部之一 Tochari 为主），《史记·大宛列传》称之为大夏国。“大夏”得视为 Tochari 之对译。

4. Gasiani 和其他三部落被斯特拉波称为“最著名的”Sacae 部落，除了因为他们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外，也许还由于这四者均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不是直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才形成部落。

5. 据希罗多德《历史》(IV, 11, 13) 记载，公元前 7 世纪末，发生了一次横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大迁徙。这次迁徙的一个重要结果是 Issedones 人驱逐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 Massagatae 人，占领了该地。Massagatae 人则撤退至锡尔河北岸。所谓 Issedones 应即 Asii 和 Gasiani 等部组成的联盟，因 Asii 为宗主，故得名 Issedones。Asii 可以视作 Isse [dones] 的确切对译。换言之，迟至公元前 7 世纪末，Gasiani 很可能已经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与 Asii 等组成部落联盟。资料表明，在大流士一世 (Darius I, 公元前 550 ~ 前 486 年) 即位之前、居鲁士二世去世之后的某时，Issedones 人 (Asii 等部组成的部落联盟) 自伊犁河、楚河流域继续西进，占有锡尔河北岸 Massagetae 人的居地。^④ 从此，他们被波斯人称为 Sacae，亦即汉文史籍所谓“塞种”。

这些游牧于锡尔河北岸的 Sacae 人曾遭到大流士一世的进攻。盖据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登 (Behistun) 铭文^⑤：

国王大流士说：后来，我和军队一起向 Sakā 人进发。于是，他们——戴尖帽的 Sakā 人向我推进。我来到海边，用木材和全军一起跨越。接着，我猛烈攻击 Sakā 人，俘获其别部，他们被捆绑着带到我这里来，我杀死了他们。他们的首领斯昆卡

① Hamilton 1856 (11. 9. 2-3) 正作 Parni。有关讨论见 Lecoq 1987, p. 151。关于 Parni 的语言，也有讨论，见 Bivar 1983, p. 27。

② Marquart 1901, pp. 206-207。

③ Tarn 1951, pp. 283-287, 533; Narain 1957, p. 141。

④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 ~ 20 页。

⑤ Kent 1953, p. 134。

(Skunxa) 被抓住带到我这里。于是,如我所愿,我使另一人成为首领。此后,这个郡成了我的。(第五栏第20~30行)

Sakā 即 Sacae, 大流士一世跨越之“海”指锡尔河。斯特拉波所谓 Dāae 以东的 Sacae 正是指锡尔河北岸的 Asii、Gasiani 等四部。

6. 有证据表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被灭亡之前,上述锡尔河北岸的 Asii、Gasiani 等四部 Sacae 已有机会越过锡尔河南下进入巴克特里亚。譬如,当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Sacae 人作为波斯的盟军,参加了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抵抗马其顿人的战斗。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①有载:

大流士(三世)的部队之所以这样庞大,是因为有大批援军。有巴克特里亚边境上的一些印度部族,加上索格底亚那人和巴克特里亚人。以上这些部队都由巴克特里亚督办柏萨斯指挥。和这些人一起前来支援的,还有居住在亚洲斯基泰人其中的一个叫 Sacae 的部族。他们所以来支援,并不是因为他们附属于柏萨斯,而是因为他们和大流士结了盟。这批部队是马上弓箭手,指挥官叫 Manaces。(III, 8)

这就是说,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Gasiani 等四部 Sacae 已有可能迁居巴克特里亚。

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斯特拉波心目中,此说似乎有别于斯基泰人说。如前所述,这两说其实并不矛盾。而如果从阿萨息斯源自 Gasiani 的角度来看,则情况更加清楚:

1. 斯基泰人乃指阿萨息斯的族源,“斯基泰”是族名,而 Gasiani 系斯基泰人的部落名称;“巴克特里亚”是地名,巴克特里亚一地完全可能有斯基泰人或斯基泰人之一支 Gasiani 人。

2. 如前述,Gasiani 等四部 Sacae 迟至前4世纪30年代已有可能迁居巴克特里亚。阿萨息斯便可能出自这样一支巴克特里亚的 Gasiani 人。

3. 至于里海东南 Ochus 河流域或亚速海附近的 Gasiani 人在何时自何处迁入,因书阙有间,我们不得其详。但阿萨息斯所出一支 Gasiani,如前述,应在塞琉古王朝没落之际,自巴克特里亚迁入者。

要之,斯特拉波关于阿萨息斯渊源的记载最为详细和合理,不仅其本身不存在矛盾之处,而且大体上可以和其他各种记载兼容。阿萨息斯或源自与 Dāae 同属斯基泰人的 Sacae 部落之一的 Gasiani,其人原在 Dāae 之东(锡尔河北岸),后南下巴克特里亚,复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西迁至里海东南 Ochus 河流域,复自该处入侵帕提亚。

三

亚美尼亚史家关于其阿萨息斯王室渊源的记载似乎也为上说提供了证据。此说主要见诸亚美尼亚历史学之父科伦的莫塞(Moses of Khoren)所著《亚美尼亚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莫塞在书中引述提里达特三世(Tiridates III)的秘书阿噶森格罗斯(Agathangelos)关于亚美尼亚王库思老(Khosrov)反抗萨珊帝国阿尔达希尔一世(180~242年)的经历,说:

据阿噶森格罗斯,库思老遣使赴其故土,即贵霜人之居地。他认为其亲属应该前来帮助他对抗阿尔达希尔。而据阿噶森格罗斯,他们对此漫不经心,因为他们顺从和忠于

^① Robson 1929.

阿尔达希尔已基于顺从和忠于其父兄。因此，库思老只能在没有他们帮助的情况下寻求复仇。

阿尔达希尔一世视库思老为心腹之患，悬赏招募暗杀库思老之人。据莫塞所引阿噶森格罗斯：

阿噶森格罗斯继续说，阿那克（Anak）受阿尔达希尔承诺之诱惑，踏上背叛之路。盖阿尔达希尔说“我会将你的故土和贵重的 Pahlav 归还你，并给你戴上王冠”。为此，阿那克同意了，谋杀了库思老。

阿那克属帕提亚阿萨息斯王室，和库思老是亲属，因而能接近库思老而使谋杀得逞。阿噶森格罗斯的记述表明，亚美尼亚人将贵霜人称为亲属，称其故土在贵霜人居地。

今案：当库思老求助于贵霜人时，贵霜王朝尚未灭亡，但已向阿尔达希尔一世称臣，这也许是库思老求援落空的原因。至于阿尔达希尔对阿那克许诺之故土和 Pahlav 都在贵霜人居地（亦即巴克特里亚），正可与前引斯特拉波、辛斯勒等西方史家的记载相互印证。但是，以上莫塞所引阿噶森格罗斯的记载需要作一些说明。

1. 莫塞对于阿噶森格罗斯所述似乎颇有微词：

虽然阿噶森格罗斯已经对这些事件作了简要说明，但我决心用完全真实的语言，更全面、更详细地从头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II，67）

有关库思老求助其贵霜亲属一事，莫塞本人的说法如下：

他再次遣使其亲属帕提亚人和 Pahlav 家族，以及贵霜人领土上所有的武装力量，认为他们都应该到他这里来，对阿尔达希尔复仇；[他且说]他会使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人成为国王，使王冠不至旁落。但是前面提到的 Aspahapet 和 Surenean 分支并不同意，所以库思老回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因被其亲人抛弃而难受，对他的胜利并不感到高兴。那时，他的一些使者远赴内陆直至 Bahl，见到了更为杰出的民族，给他捎话说“你的亲属 Vehsachan 及其分支 Karēn Pahlav^① 并没有臣服阿尔达希尔，正前来响应你的召唤。”（II，72；p. 219）

今案：贵霜王朝已屈服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因而不能响应库思老的召唤，但未必所有贵霜人都甘心称臣，库思老的使者在 Bahl 找到支持者不足为奇。

有关阿尔达希尔一世对阿那克的许诺，莫塞本人的说法如下：

他答应归还他们原来的采邑 Pahlav，亦即王城 Bahl，以及贵霜人的全部国土。（II，74）

今案：两相对照，主要的区别在于莫塞认为 Pahlav 就是王城 Bahl。

2. 再看传世的阿噶森格罗斯《亚美尼亚人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ns*）的有关记述：

a. 有关库思老求助其贵霜亲属一事：

他非常伤心，因为他的家族与（贵霜）王朝的关系：他们已经屈服、接受了 Stahr-ian（即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统治，并和阿尔达希尔联合起来。尽管库思老曾派出一位使者，以便得到他亲属的支持，与他自己的王国一起对抗（阿尔达希尔一世），还希望有来自贵霜人地区的援助，来自该地区和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勇士和英勇的军队。但是，

① Herzfeld 1928.

他的亲属、酋长、王公以及帕提亚人的领袖都漫不经心。因为他们已经服从和隶属于阿尔达希尔，而不是他们的亲属和兄弟的统治。(ch. I, 20)

这和莫塞所引阿噶森格罗斯差别不大。

b. 有关阿尔达希尔一世对阿那克的许诺:

只要你忠诚地了结此事，我就会归还你的故土帕提亚，你自己的 Pahlav，我就会给你戴上王冠，让你在我的王国里享有名声和荣誉，并把你称为仅次于我的人。(I, 26)

今案：这一段文字也和莫塞所引非常接近。

3. 此外，莫塞还据“Mar Abas Catina”之档案^①，称:

如前述，亚历山大死后六十年，^② 勇士阿萨息斯 (Arshak = Arsaces) 在贵霜人之地 Bah! Aravawtin 城统治帕提亚人。(II, 2)

据此，亚美尼亚史家所述其阿萨息斯王室与贵霜之亲缘关系始自帕提亚帝国创始人阿萨息斯；而阿尔达希尔一世允诺归还阿那克的 Pahlav 应即 Bah! Aravawtin 城。

今案：一般认为，阿噶森格罗斯并非如莫塞所言是提里达特思三世之秘书，其人可能生活于 5 世纪。但是，其言论或著作既被莫塞引用，其人或其著作之年代应早于莫塞。莫塞对阿噶森格罗斯表示异议，也许他另有所据；不过，莫塞所引阿噶森格罗斯的言论似较莫塞本人所述更近事实，盖阿萨息斯在当时不可能占有包括 Bah! 在内的整个巴克特里亚。这很可能是莫塞本人或其据资料将 Pahlav 和 Bah! 混为一谈了。此外，如前所引传世的阿噶森格罗斯《亚美尼亚人史》关于库思老向其亲属贵霜人求援以及阿尔达希尔一世对阿那克的许诺和莫塞所引阿噶森格罗斯言论的内容并无根本性的差别。由此可见，在亚美尼亚史家（莫塞和阿噶森格罗斯）心目中，亚美尼亚阿萨息斯王室和贵霜之间是存在亲缘关系的。

据研究，莫塞所谓 Mar Abas Catina 之档案实际上并不存在，^③ 莫塞所引应该是他得自他处的资料，只是为了取信于人，才假托 Mar Abas Catina 之档案。值得注意的是，所谓 Mar Abas Catina 之档案关于“Bah! Aravawtin 城”的记载和莫塞本人关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对阿那克之许的说法十分契合。既然两者均出自莫塞，“Bah! Aravawtin 城”或系“Pahlav Aravawtin 城”之讹传。

亚美尼亚史家关于阿萨息斯王室与贵霜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言之凿凿，但由于别无其他资料可以印证，学界质疑不断:

1. 莫塞的著作成书的年代有各种说法，或力主该书问世于公元 5 世纪。^④ 这是因为其时在贵霜旧土有寄多罗贵霜崛起，而亚美尼亚阿萨息斯王室面临其主权被萨珊剥夺之危局。这使亚美尼亚人对东方的贵霜人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换言之，阿萨息斯与贵霜之亲属关系无非是亚美尼亚王室出于政治需要所作宣传。

今案：寄多罗贵霜人不过昙花一现，根本不可能成为亚美尼亚人摆脱萨珊统治的寄托。质言之，即使莫塞书问世于 5 世纪，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贵霜人之地” (the land of the Kushans) 在早期亚美尼亚文献中用来泛指“中亚”。^⑤ 今

① Langlois, I, p. 42.

② For the “sixty years”, 见 Thomson 1978, pp. 130-131, no. 1. Assar 2006.

③ Thomson 1978, pp. 54-56.

④ Enoki 1965.

⑤ Thomson 1978, p. 131, no. 4.

案，纵观莫塞的有关记载，这一推论不确。

3. 亚美尼亚人将阿萨息斯王室与贵霜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混淆了 Pahlav (Parthia) 和 Bactria (Bahl)。^① 今案：亚美尼亚阿萨息斯王朝起讫年代为公元 54 ~ 428 年，差不多和贵霜王朝同始终。亚美尼亚人必定熟知贵霜的历史。说者所指混淆不可能产生。

学界对上引亚美尼亚史家的有关记载深感困惑，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正确解读斯特拉波的记载。其实，只要知道阿萨息斯源自 Gasiani 部落，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 Kuṣāṇa 或“贵霜” [giuət-shiang] 与 Gaisiani 得视为同名异译。而贵霜王朝的前身贵霜翎侯正是进入巴克特里亚的 Sacae 部落 Gasiani。如前所述，迟至阿喀美尼王朝大流士三世治期，Gasiani 人已经有可能进入巴克特里亚。也就是说，亚美尼亚史家关于阿萨息斯王室与贵霜人关系之说可以视作阿萨息斯出身 Sacae 部落 Gasiani 之有力佐证。

因此，帕提亚帝国创始人阿萨息斯的渊源或出身大抵可以这样理解：他源自属于斯基泰的 Sacae 部落，具体而言是其中的 Gasiani 部落。阿萨息斯所出 Gasiani 部落，至迟在大流士三世时已经迁居巴克特里亚。阿萨息斯本人由于种种原因成为该部落首领，在塞琉古王朝没落时一度控制巴克特里亚某地 (Pahlav Arāvawtin)。^② 因势力不敌割据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狄奥多斯一世，西迁里海东南，并从那里入侵帕提亚。Pahlav Arāvawtin (未必就是 Bahl) 后为贵霜王朝统治，因而被称为“贵霜人之地”。^③

四

贵霜王朝是役属大月氏的原大夏国五翎侯之一贵霜翎侯丘就却所创建。和许多游牧部族一样，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国之后，扶植亲大月氏的大夏人做傀儡管理原大夏国部分地区。对于“小长”林立、没有“大君长”的大夏国，大月氏这样做几乎是必然的。包括贵霜翎侯在内的大夏国五翎侯出现的时间无从确知。一般来说，贵霜等五翎侯作为役属大月氏的地方政权出现的时间上限为公元前 130 年，亦即大月氏被乌孙逐出“塞地”西迁、灭亡“大夏”之年。至于这五个被大月氏扶植的翎侯，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公元前 140 年入侵巴克特里亚，灭亡该地希腊人王国的 Sacae 人，《汉书·西域传》称“大夏有五翎侯”。“大夏”乃指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 Asii、Gasiani 等四部建立的政权。

2. 迟至大流士三世治期迁居巴克特里亚的 Sacae 人，也就是说，客观上，《汉书·西域传》此处所谓“大夏”指的是 Sacae 人控制下的巴克特里亚地区。

阿萨息斯所出 Gasiani 部落显然不可能是公元前 140 年参与入侵巴克特里亚、灭亡该地希腊人王国的 Gasiani 人，只能是此前进入巴克特里亚的 Gasiani 部落。但是，即使创建贵霜王朝的贵霜翎侯丘就却正是公元前 140 年左右进入巴克特里亚的 Gasiani 人，也无妨肯定阿萨息斯王室与贵霜王朝是亲属关系。盖两者均在公元前 7 世纪末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又一起向西拓展其势

① Thomson 1978, p. 214, no. 3.

② Cf. Bivar 1983, p. 31.

③ Debevoise 1938, pp. 10-11, no. 43, 认为阿萨息斯也许在 Astauene 的 Asaak (Atrek 河上游 Kuchan 附近) 加冕。

力范围至锡尔河北岸，且自该处南下巴克特里亚。

在斯特拉波的年代，贵霜王朝创始人——原贵霜翎侯丘就却的事业刚刚开始（时间上限为公元前25年左右）。^①斯特拉波自然不可能将阿萨息斯的出身与贵霜王朝联系起来，但是他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称阿萨息斯是巴克特里亚人，可以看做亚美尼亚史家将巴克特里亚视作故土的有力旁证。如果加上辛斯勒的记载，足见在里海东南的 Gasiani 人有一部分来自巴克特里亚。

我曾论证建立贵霜王朝的贵霜翎侯不可能是大月氏人，只能是塞种部落之一的 Gasiani 人。^②尽管从根本上说，月氏或大月氏也是 Gasiani 人，但以上论述表明最迟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兴起前夕，帕提亚帝国创始人阿萨息斯所出 Gasiani 部落已经出现在巴克特里亚，因此亚美尼亚人认定的亲属——建立贵霜王朝的贵霜人只能是原大夏国人亦即巴克特里亚人，而不可能是大月氏人。因为直至公元前177/176年，大月氏才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而早在前7世纪 Gasiani 等 Sacae 四部已经占领了该地。

由于无法和罗马和波斯的记载契合，包括库思老的经历在内，亚美尼亚史家关于亚美尼亚史的许多记述，均不被学界采信。许多问题在目前依旧无解，其中就包括亚美尼亚阿萨息斯王室和贵霜的亲缘关系。但是，揆情度理，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书写的亚美尼亚史理应得到重视，研究的力度应该加强。本文某些论述也可以视为这方面的尝试之一。

参考文献:

- Adler 2002 = *The Chronography of George Synkellos. A Byzantine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am Adler, Paul Tuff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Assar 2006 = Gholamreza F. Assar, "Mases of Chorene and the Early Parthian Chronology", *Electrum* 11 (2006), pp. 61-86.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
- Bivar 1983 = A. D. H. Bivar,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 In Ehsan Yarshat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3.1, London: Cambridge UP, 1983, pp. 21-99.
- Curtis 2007 = Vesta Sarkhosh Curtis; Sarah Stewart, eds. *The Age of the Parthians, Ideas of Iran*, Vol. 2, London: I. B. Tauris.
- Dani 1996 = A. H. Dani, B. A. Litvinsky and M. H. Zamir Safi. "Eastern Kushans, Kidarites in Gandhara and Kashmir, and Later Hephthalite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Edited by B. A. Litvinsky.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163-166.
- Debevoise 1938 = N. Deb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8.
- Dindorf 1829 =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XXIII* (Georgius Syncellus et Nicephorus Copolitanus [Niebuhr] Editio), ed. W. Dindorf, Bonn, 1829, p. 359 (Vol. 1, p. 676).
- Enoki 1965 = Enoki Kazuo 榎一雄, "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シャン", *东洋学报* 47~4 (1965), pp. 1-56.
- Freese 1920 = *The Library of Photius*, Vol. 1.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H. Frees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 Frye 1963 = R. N. Frye, *The Heritage of Persia*, New York, 1963, pp. 48, 130, 172.
- Hamilton 1856 =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II).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H. C. Hamilton. London, 1856.

① 余太山 《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45页。

② 余太山 《塞种史研究》，第24~51页。

- Herzfeld 1928 = Ernst Herzfeld, "The Hoard of the Kâren Pahlav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52, no. 298 (1928). pp. 21-23, 27.
- Jones 1916-36 =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 Kent 1953 = R.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en, 1953.
- Langlois 1867 = V. Langlois,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s et Modernes, ed l' Arménie (I-II)*, Paris, 1867.
- Lecoq 1987 = Pierre Lecoq, "Aparna", *Encyclopaedia Iranica*, 2,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 Marquart 1901 =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 Narain 1957 =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 Ridley 1982 = F. Paschoud, Zosime. *Histoire Nouvelle* (five volumes; 1971-1989). In English, there is R. T. Ridley, Zosimus. New History. 1982.
- Robson 1929 = E. I. Robson, tr.,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London and New York, 1929.
- Rolfe 1939 = John C. Rolfe,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 Tarn 1951 =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 Thomson 1976 = *Agathangelo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R. W. Thom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
- Thomson 1978 = *Moses Khorena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Literary Sources by R. W. Tho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978.
- Watson 1853 =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he Rev. J. S. Watson. London, 185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霞

责任校对: 王文洲

The Origin of Arsaces , the Founder of Parthian Empire

Yu Taishan (1)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e that Arsaces , the founder of the Parthian Empire , was originally from the Gasiani , one of the Saka tribes.

Keywords: Parthia; Arsaces; Kushan; Bactria; Saka; Rouzhi

From Zhangye of Hexi Corridor to Gaochang in Western Regions:

A Study on the He' s Family (和氏) During the Qu-Shi (麹氏) Gaochang Kingdom

Yin Panpan (12)

Abstract: He-Shi was one of the powerful families in Gaochang Kingdom during medieval China. Through the studies on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derived from Jian-Shui-Jin-Guan (肩水金关) and other ancient documents , we can trace the outline of how He-Shi family developed in Zhangye and how the family migrated to Gaochang. When settled in Gaochang , He-Shi family not only kept the intermarriage with Yuan-Shi family and other families immigrated from He-Long region , but also established marriag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n-Shi family who came from Dunhuang. Members of He-Shi family mainly held positions affiliated to Audit Office , or to the King' s Palace , suggest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ochang royal house and He-Shi family. What linked He-Shi family with " Yi-He Coup " , may mainly be the intermarriage relationship , the changes of official position among He-Shi family would not testify that He-Shi had deeply involved in the Yi-He Coup.

Keywords: He-Shi family; Gaochang Kingdom; Marriage and official

Sogdians in Yanqi

Bi Bo (23)

Abstract: The oasis kingdoms around the Tarim Basin were important places for business and migration of the Sogdians who lived along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s an important oasis in the northern route of the Western Region , Yanqi is also an important station for Sogdian activities in history. However , there are very few records about the Sogdian activities in ancient documents. Fortunately ,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provided many important materials. The silver bowls and ossuary of the Sogdian script found at Qigexing indicates that some Sogdian people were Zoroastrians during the 5th to 8th centuries , but , some adapted to Buddhism in the same period based on the Buddhist script written with Sogdian language. This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result of 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local Buddhist communities. During 9th and 10th centuries , Yanqi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West Uyghur Kingdom , and thus the official religion Manichaeism thrived along the Northern Silk Road. There were nearly half Sogdian listed on the Postscript of the " Manichaeism Hymn " found at Turfan. Some Sogdian and Uyghur documents unearthed in Turfan and Khotan indicate that some Sogdian Manichaeans were merchants engaged in cotton cloth trading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he Tarim Basi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trade , there might be a network among the Sogdian people in the oasis along the northern rout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 commercial cooperation with local Buddhist communities was also essential since the Buddhism won the favor among the Uyghur elites.

Keywords: Sogdian; Yanqi; Khotan; Turfan; Zoroastrianism; Buddhism; Manichaeism

The Formation of the Yiwushu(衣物疏) Tradition and Its Exchange During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 on the Origins of Yiwushu in Gaochang

Jin Hongxiang (31)

Abstract: At first , Yiwushu was just a simple inventory of grave goods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at least by the end of the Three Kingdoms , but called the " ownership". Later , due to the split between the south and north , the development of Yiwushu followed a different ways and styles between the Hexi region and the south. In the Hexi , it was mixed with " Guosuo" and other styles of funeral catalog , forming a kind of Guosuo-Yiwushu in the period of Sixteen Kingdoms. In the south , it has been further emphasized on ownership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kind of Sirenyishu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Henan Route of the Silk Road , there was a certain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s about funeral tradition of Yiwushu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Hexi region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were directly linked through the Henan Route , so Yiwushu in Gaochang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at